

厝边话

剪瓷雕

□李盈

走在泉州古城的街巷中,时而路过红砖古厝,抬头望向屋顶,可见高高翘起的燕尾脊,还能在屋脊、檐角或水车堵上,发现一些用细碎的瓷片拼成的装饰物,它们有的是平面图案,有些则是立体造型。当中有潜游的鱼、飞腾的龙、展翼的凤凰,还有竹、梅、菊、兰等植物以及各种动物造型,这些装饰物被本地人称为“剪瓷雕”,不仅外形精致抢眼,还被赋予诸多吉祥寓意,用来寄托人们朴素而纯粹的愿望与追求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剪瓷雕塑造的一些人物,比如骑着战马的将军,或是端坐莲台的仙人、手持法器的神将。听家里长辈说,这些剪瓷雕中有的以历史人物为原型,有的取材自古籍名著,还有的是戏曲中的经典形象。比如我曾见过一件安放在古厝屋脊上的人物剪瓷雕,是威风凛凛的关云长,用瓷片雕成的长须迎风拂起,根根分明,仿佛带着一身浩然正气从画中走出。这件剪瓷雕的面色赤红沉稳,眉眼刻画得威严凌厉,手里舞动着青龙偃月刀,更是将人物的威武与忠义展现得淋漓尽致,刀身的纹路用深浅不一的蓝瓷片拼贴,寒光仿佛凝结在方寸屋脊之上。

另一个让我过目不忘的人物剪瓷雕,是参考了高甲戏传统剧目《八仙过海》中的“何仙姑”形象,它用粉红瓷片雕琢的脸蛋,加上一身用不同颜色瓷片拼成的彩衣,把仙人的样子刻画得栩栩如生。这个“何仙姑”被安放在屋顶这方“舞台”上,看似不说、不唱、不动声色,却能让游人驻足欣赏许久,看的时间长了,竟还会萌生这件剪瓷雕在动、在演、在唱的感觉,恰好应了那句关于剪瓷雕的闽南俗语:“厝顶有戏出”。

儿时初见剪瓷雕,我压根不相信那是匠人用破碎瓷片拼成的,还以为是大人们忽悠孩子的玩笑话。直到有次近距离看一位老师傅制作剪瓷雕,我才知道这门技艺的精妙,听那位老师傅说,剪瓷雕用的原材料,有的是从窑里出来就有瑕疵的碗盆,有的是运输途中磕破了边的碟盘,有的是被主人不小心摔碎的瓷罐。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碎瓷片,匠人们都能发挥巧思,将它们变废为宝,拼接成不同的样式。

剪瓷雕匠人使用的工具同样特别,是一把特制的铁钳,老师傅说用它可以随意修剪坚硬的瓷片,把它们变成花瓣、龙鳞、

羽毛等形状,即使是人物的四肢关节、脸上灵动的眉眼,或是身上衣服的花纹,凭一把铁钳也能裁剪出来。

剪瓷片只是最初的步骤,更考验匠人功力的是给剪瓷雕塑形。听一位剪瓷雕大师介绍,这道工序是费时费工的,需要先拿铁丝箍出一个空心框架,往里填充黏土后,再用红糖和贝壳灰混合“打底”,等这些材料凝固后,才将碎瓷片一块块贴上去,如此一来,栩栩如生剪瓷雕就慢慢成形了。

有一次去潮汕旅游,我走进一座祠堂,抬头看见一排人物瓷雕,它们骑着马,扛着枪,浩浩荡荡像是出征的队伍,领头的那位“女将军”身披铠甲,头戴翎子,手里擎着一根长枪,枪尖朝天,枪缨好似被风吹得散开。走近细看,原来那件铠甲的鳞片是用青色的瓷片拼成的,层层叠叠,反光中透着威武之气;散开的枪缨则是一片片极薄的瓷剪成丝,再一根根粘贴上去的,风过之处,仿佛流苏轻扬。后来听导游说,才知道这个剪瓷雕的原型是穆桂英,我当下不禁感叹



(CFP 图)

匠人用心,竟能将小小的瓷片,塑造出如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,其刀法之细腻、造型之传神,足见功力之深厚。

有人形容剪瓷雕是有灵魂的艺术品,因为匠人通过一双灵巧的手,为一片片破碎的瓷片赋予生命,让它们重获“新生”,也让人们感受到艺术之美。我对这话很认同,看似是寻常旧物的碎瓷片,能在匠人手中变成屋顶上的风景,不仅承载着闽南人对吉祥的祈愿、对美的执着,还藏着闽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坚守。

每日佳句

对那些让生活变好的事,你要有耐心,但对那些让生活变差的事,你不要有耐心。

百姓纪事

糍粑香

□曾玲

鸡啼穿透晨雾时,老房子里又会响起阵阵石磨声,那是阿公阿嬷在为打糍粑做准备。家里的石磨是祖上传下来的,磨盘边缘的纹路很深,一看就知道是“上了年纪”的老物件。

听阿公说,打糍粑的米得选当年新收的籼米,它们颗粒饱满,犹如撒在竹匾里的碎玉。准备打糍粑的前一天晚上,阿嬷会将籼米先淘洗干净,之后把米浸泡在清水中,直到米粒吸足了水分,变得圆滚滚。隔天一早,她才把泡好的米倒进木甑,再放在土灶上蒸熟。柴火噼啪作响,烟气袅袅升起,淡淡的米香飘满整个厨房,还会顺着窗户飘到外面的巷子。有时邻居家孩子闻到香味,跑到我家门口,眯着眼睛往里张望,嘴里还嚷嚷着:“什么时候才能吃糍粑呀?”阿嬷听了总是笑着:“别急,等米蒸好,还要捶呢。”

米蒸好后得趁热倒进石臼里,此时阿公会双手紧握一根沉重的木槌,用力拿它捶击石臼里的米粒,“咚咚咚”的捶打声随即响起。每捶几下,阿公就要停下来,用手沾些清水往米上抹。阿嬷则守在一旁,时不时往石臼里洒点水,防止米粘在槌上。

捶糍粑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,阿公总说捶米的力道要均匀,这样才能把米捶烂,又不会让米失去嚼劲。有时阿公捶累了,邻居家大伯便来帮忙接过木槌,继续捶打。这不是新鲜事,毕竟逢年过节,厝边头尾都要打糍粑,各家大人们常会聚在一起轮流上阵,说是这样干起活来不累还热闹。

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捶打,原本松散的米粒变成了一团黏糊糊、亮晶晶的糍粑。阿公将糍粑从石臼里舀出来,放在铺着芭蕉叶的竹匾上,阿嬷又用手蘸着清水,将糍粑揉压成一个个扁平的小圆球,之后再给它们裹上一层厚厚的蘸料。小时候的我嘴馋,经常伸手去抓刚做好的糍粑,阿嬷瞧见了定要出声提醒:“慢点,小心烫。”可我一向把这当耳旁风,随意吹了吹就把糍粑往嘴里塞。一口咬下,口感软糯的糍粑带着淡淡米香,外面裹的花生碎和芝麻脆生生的,红糖的甜味也是恰到好处,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。

后来,我离开家到外地上学,很少能吃到阿公阿嬷做的糍粑。知道我惦记这个味道,每次假期回去,即使不过节,阿公阿嬷都会把特地留好的籼米取出来打糍粑,让我解个馋。每每听见熟悉的捶打声,闻到糍粑的香甜味,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,因为那是家的味道,是阿公阿嬷的疼爱,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,也难以割舍的滋味。

茶余饭后

吵架的结果

早上出门时夫妻俩吵架了,晚上丈夫回到家,发现妻子不在,也没有留饭,只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:“晚饭在《烹调大全》的第215页,不够的话,加菜在第317页。”

真年轻

公交车上,一位男士为一位阿婆让座,阿婆道谢后问:“孩子多大了?”那位男士回答道:“26岁了。”阿婆羡慕地说:“那你保养得很好啊,看着真年轻,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。”

鸭汤

小孙子第一次去乡下玩,在湖边看到一群野鸭,想捉一只回去。可是鸭子逃得飞快,他接连扑空,于是他跑回家,拿了一块饼,然后坐在湖边,用饼蘸着湖水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爷爷看见了,问他为何这样做?小孙子说:“逮不着鸭子,拿饼蘸点鸭汤吃,也不错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幸福讲义

与校为邻

□孙道荣

母亲年龄大了,我打算给她换一处低楼层的房子,正巧看中的一套老房子位置就在一楼,还带一个小院子,可以种菜、养花。先前的主人,还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果树,一棵枇杷树,一棵柿子树,都早已到了挂果的树龄。

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,因为之前是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楼,我看中的这套房子与学校仅一墙之隔,在屋里不但能听见书声琅琅,每到饭点,食堂的喧闹声也听得一清二楚。母亲平时喜欢清静,我担心她住不习惯,只得先带她来看看。没想到母亲对这套房子相当满意,于是我赶紧买下,更换软装后,便让她搬进去。

后来与母亲分隔两地,我都是趁放假回去看望她,往往这时学校也放假了,安静得很。直到有一次出差,顺路回母亲家小住一晚,隔天一早,我忽然被一阵嘈杂声吵醒,那声音像是从院子的方向传来。睡眼惺忪的我走出房间一看,好家伙,隔

壁学校二楼的食堂里人头攒动,十分热闹,那也是我第一次在自家院子里,看见这阵势,着实惊讶。

吃早饭时,听我问每天早晨都这么吵吗?母亲毫不在意地说除了周末和放假,每天都是这样。我担心喧闹的环境住着不舒服,母亲却摇摇头,说:“刚搬进来那些天,确实有点不习惯,不过,很快就适应了。”母亲又说自己比学生们起得早,他们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,她就在菜园子里忙一会儿,孩子们的声音正好当“背景音”,干活时有这样的声音陪伴,也不觉得累了。说到这里,母亲又乐呵呵地补充一句:“学生们都认识我呢。”

这倒是有趣,这些上学的孩子,怎么会认识住在学校旁的老太太?见我很好奇,母亲指了指院子里的两棵果树,说是因为树上的果实。我惊讶地问:“难道有人来偷摘果子?”可转念一想,果树离那堵墙有点距

离,孩子们够不着啊。母亲听了嗔怪道:“别乱说,是我摘给孩子们。”听她娓娓道来,我才知道每年果实成熟了,隔壁学校的学生们经常从二楼的窗户探出头张望,母亲见了便招呼说:“来,奶奶摘果子给你们尝尝。”可是隔着墙,伸手够不着,于是有的学生灵机一动,找来一根长绳,在一头绑了一个空饭盒,然后将绳子从二楼甩到小院子里。等母亲摘了一些果子放进饭盒,学生们再把绳子拉回去。久而久之,院子里两棵树只要结出果子,母亲都会留给隔壁那些孩子尝尝。

“他们都亲热地喊我奶奶呢。”母亲得意地说,每到饭点,去食堂吃饭的学生们只要看见她在院子里,一定会从窗户里探出脑袋,跟她打招呼。又说有时候,她出门买菜,每次遇见背书包的孩子跟她问好,不用猜,肯定是那所学校的学生。母亲还提起我之前给家里添置的洗衣机,说当时送货的

小伙子一进屋,就喊她“奶奶”,亲热得不得了,帮忙安装好洗衣机,小伙子又告诉我母亲,他以前在隔壁的学校读书,也吃过院子里果树结出的枇杷和柿子,这奇妙的缘分,当下让母亲听了开心不已。

没想到与校为邻的房子,不但没有吵着母亲,反而给她带来许多的快乐,我也跟着高兴。话题快结束时,母亲佯装抱怨说,只是一到寒暑假,隔壁学校空了,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,也没人每天从二楼食堂的窗户探出脑袋,喊她一声“奶奶”,总会觉得有点落寞。听到这话,我终于意识到,是自己回来的次数太少了,就连儿子参加工作后,也很久没回来探望奶奶了。我想以后要多抽时间回来,多陪母亲在院子里坐坐。等果子熟了,帮她一起采摘,再送给墙那头的学生们,让母亲身边一直热热闹闹的,我也可以多听听她的笑声,把那些缺席陪伴的日子,一点点补回来。

美文热读

春绿寸寸深

□张宏宇

家里院子一侧的老墙,一直是春天最早“到访”的地方。不知从哪天起,墙根处就悄悄冒出了青苔,起初只是些若有若无的绿意,要蹲下身子仔细看,方能发现细小的绒毛。

这些青苔好像被雨水不经意间晕染开的墨痕,安静地生长着,隔了一段时间,才渐渐变得浓密起来。它们先是顺着墙根,不断向上蔓延,不知不觉间覆盖了原本灰扑扑的墙面。这些青苔的绿色各不相同,有些新长出的是嫩绿色,早先长出来的是饱满的草绿色,背阴处的那些青苔则是暗沉的墨绿色。深浅不一的绿色交织在一起,远远望去,好似一张巨大的毛毯铺在墙面上。院子里的土地已经褪去了冬日的坚硬与灰暗。春雨浸润后的泥土变得松软,呈现出黑

亮的色泽,散发着泥土特有的芬芳。在这湿润的土壤中,不知名的野草悄然破土,两片圆润的叶子如同婴儿初睁的双眼,好奇地张望着四周。我去年栽种的兰草,最近也抽出修长的新叶,从枯黄的旧叶间伸展出来,散发淡淡的香气。一旁山茶花树的粗糙枝干上也冒出了点点嫩芽,一颗颗新芽如米粒般点缀在枝头,为刚劲的枝干增添了几分柔美。

站在满园春色中,我又想起了几时的春日,那时的我经常跟着外婆在菜园里劳作,她总是弯着腰,用铲子挖好一个个小坑,小心翼翼地将菜苗栽种进去,再用掌心轻轻压实周围的泥土。温暖的阳光洒在园子里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我蹲在一旁看得入迷,忍不住问:“外婆,这些

菜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?”外婆听后直起身,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又望了一眼那片新绿,才开口说:“别着急,你每天看着,它们就会悄悄地、一点一点地长大,日子就是这样慢慢过的。”

如今,我着眼眼前长势喜人的草木,突然明白了外婆那句话的含义。原来春天的绿色是这样一寸一寸加深的,它不吵闹,不急躁,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,一点一滴积累、扩展。就像墙角的青苔,今天比昨天又绿了一些,又像是兰草的叶子,清晨比黄昏又长高了一点。如果不静下心来仔细观察,根本发现不了这些变化。但过几天再回头看,它已经变成一片蓬勃的、不容忽视的绿色,把整个世界都染透了。

想来生活不也是如此吗?许多事情起

初都像墙角若隐若现的嫩芽,或是泥土中怯生生的两片新叶。我们总盼望着它能一夜之间长成参天大树,绽放绚丽的花朵。然而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它需要经历风吹雨打,在阳光雨露中慢慢汲取养分,一点一点将微小的希望扎成深厚的根系。那些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经历过的欢笑与泪水,都如同无声的春雨,悄然滋润着生命的土壤,滋养着那些看不见的成长。直到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我们蓦然回首,才发现自己早已枝繁叶茂,拥有了抵御人生风雨的坚韧力量。

墙上的青苔仍在悄然蔓延,它不疾不徐地生长,今日比昨日更添一分绿意,明日又将比今日再添一分。待积蓄足够了,夏天便会悄然而至,恰似时光流转,也让人窥见生命本真的模样。

微观百态

暖心的诚意

□王小菁

周末下午,我把磨破的皮鞋交给老张,他没看标签就摸出一块同色的皮子,一边忙活,一边说:“这鞋跟得换实心的。”他手里的锥子穿过鞋面的声响很稳,像在敲着什么约定。

这双鞋是之前在商场买的,没想到穿了半月就开了胶。去找售后时,店员却摊着手说过了退换货期,一概不管,我当下觉得委屈又无奈,心想好好的一双鞋,难道就这么丢了?后来,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老张的修鞋铺,没想到他三两下就补好了鞋,见我十分惊讶,他自夸地说:“好鞋得配好手艺。”那次修好的鞋,就这样一直陪伴我走到现在,可见老张的手艺确实很好。

街角的杂货店门框上挂着一块旧蓝布帘,上面印的“童叟无欺”四个字已经褪色,却比任何霓虹招牌都醒目。店家李婶每次给小孩称糖果,秤杆总是往上翘点,或是找借口多给几颗。有老主顾来买卤肉的香料,李婶总会打开罐子,让顾客闻一闻,确认香

料没受潮,才装袋过秤。有一次,我来买酱油,她特地从刚到货的箱子里取出一瓶新的递给我,说:“生产日期比较近,可以放更长时间。”我接过酱油,轻声道谢,心里也记下了这份暖心的诚意。

去年网购了一箱苹果,快递送来时,压坏了半箱,联系商家时已过了售后期限,我本不抱希望,没想到几天后却收到一箱新的苹果,箱子里还附了一张字条,写着“天冷路滑,让您受委屈了”。苹果咬开时的脆响里,我忽然懂了,有些承诺不在于在嘴上,而在愿意多跑一趟的诚意里,在把别人的难处当自己事的热肠里。

老张补鞋时,经常哼着不成调的曲子,锥子扎透皮子的时候,他还会停下手里的活,跟我念叨一句:“缝这里得慢点,不然就伤了鞋线。”他做事一向仔细认真,就连工具箱里的螺丝刀、剪刀、胶水,也摆得整整齐齐。我有次还感叹道:“你这工具箱摆得比我书架还整齐,做事这么讲究,难怪生

意一直红火。”老张听了只是笑笑习惯了,手上的活却没停,针脚细密又匀称,半点不马虎。

杂货铺的风铃又响了,进来一位年轻人要退过期的面包。李婶二话不说就给他换了新的,又往他手里塞了一块桃酥,说是刚出炉的。年轻人红着脸说:“其实是我忘了吃,想到的时候发现面包过期了。”李婶闻言,笑着摆摆手,只说谁没个忘事的时候。蓝布帘被风吹起,露出后屋正冒热气的蒸笼,新蒸的馒头把香味飘得老远。

傍晚时分,老张把我的皮鞋修好了,还贴心地给鞋面上油,原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旧鞋,转眼间又焕然一新。听我夸他手艺还是那么好,老张乐呵呵地说:“做买卖就像补鞋,得一针一线扎实在了。”

远处的商场亮起灯,却不如老街铺子的灯光让人安心。我提着修

好的鞋往回走,路过杂货店时,李婶正低头整理货架,蓝布帘在风里轻轻晃着。街上人来人往,有人匆匆赶路,有人慢慢挑选,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。那些藏在一针一线、一秤一量里的细心与妥帖,不声不响,却总能在不经意间,让人觉得脚下的路走得安稳,心里也踏实。



(CFP 图)